

栗城集

第二函
十冊

樂城後集卷之五

宋眉山蘇轍子由著

明東吳

王執禮子敬

仝校

雜文一十二首

和子瞻沉香山子賦

并引

仲春中休子由於是始生東坡老人居於海南以沉水香山遺
之示之以賦曰以爲子壽乃和而復之其詞曰
我生斯晨閱歲六十天鑒六竇俾以出入有神居之漠然靜一六
爲之媒聘以六物紛然馳走不守其宅光寵所眩憂患所迨少壯

一往齒搖髮脫失足隕墜南海之北苦極而悟彈指太息萬法盡
空何有得失色聲橫驚香味並集我初不受將爾誰賊收視內觀
燕坐終日維海彼岸香木爰植山高谷深百圍千尺風雨摧斃塗
潦齧蝕膚革爛壞存者骨骼巉然孤峯秀出巖穴如石斯重如蠟
斯澤焚之一銖香蓋通國王公所售不顧金帛我方躬耕日耦沮
溺鼻不求養蘭茝棄擲越人髡裸章甫奚適東坡調我寧不我悉
久而自笑吾得道迹聲聞在定雷鼓皆隔豈不自保而佛是斥妄
真雖二本實同出得真而喜操妄而慄叩門爾耳未入其室妄中
有真非二非一無明所塵則真如窟古之至人衣草飯麥人天來

供金玉山積我初無心不求不索虛心而已何廢實腹弱志而已
何廢強骨毋令東坡聞我而咄奉持香山稽首仙釋永與東坡俱
證道術

和子瞻歸去來詞

并引

昔予謫居海康子瞻自海南以和淵明歸去來之篇要予同作
時予方再遷龍川未暇也辛巳歲予旣還潁川子瞻渡海浮江
至淮南而病遂沒於晉陵是歲十月理家中舊書復得此篇乃
泣而和之蓋淵明之放與子瞻之辯予皆莫及也示不逆其遺
意焉耳

歸去來兮歸自南荒又安歸鴻乘時而往來曾奚喜而奚悲曩所惡之莫逃今雖歡其足追蹈天運之自然意造物而良非蓋有口之必食亦無形而莫衣苟所賴之無幾則雖喪其亦微吾駕非良吾行弗奔心游無垠足不及門視之若窮挹焉則存俯仰衡茅亦有一樽既飯稻與食肉撫簞瓢而愧顏感烏鵲之夜飛樹三遶而未安有父兄之遺書命卻掃而閉關知物化之如幻蓋捨物而內觀氣有習而未忘痛斯人之不還將築室乎西廡堂已具而無桓歸去來兮世無斯人誰與遊龜自閉於床下息眇綿乎無求閱歲月而不移或有爲子深憂解刀劍以買牛拔蕭艾以爲疇蓬累而

行捐車捨舟獨棲棲於圖史或以佞而疑邛散眾說之糾紛忽冰
潰而川流曰吾與子二人取已多其罷休已矣乎斯人不朽惟知
時時不我知誰爲畱歲云往矣今何之天地不吾欺形影尚可期
相冬廩之億秭知春壘之耘耔視白首之章韞信稚子之書詩若
妍醜之已然豈復臨鏡而自疑

潁州擇勝亭詩

并引

子瞻爲汝陰守以幄爲亭欲往卽設不常其處名之曰擇勝爲
作四言一章轍愛其文故繼之云

我嗟世人誰實與謀生伏其廬死安於邛旣成不化窘若繫囚我

行四方所見或不江海之民生託于舟前炊釜鬻後鑿匱澍畫設
豆觴夕張衾裯出入濤瀾歸宿汀洲與風皆行與水皆浮坐食網
罟以魚去畱居無四鄰行無朋儔胡貊之民駕車以遊外纏羈韁
內輯貂馳美水薦草驅馬縱牛逐射兎鹿聚爬薪樵食肉飲水雨
雪相咻草盡水乾風卷雲收所至成羣不懷一畝今我奈何橫自
綢繆翼爲華堂湧爲層樓繚以脩垣貫以通溝勢窮物變何異一
漚棄之不忍徙去莫由矧茲士夫汎焉周流如鷺巢春知不期秋
脩椽高棟徒與民仇一日安居百年怨尤我兄和仲塞剛立柔視
民如傷有急斯周視身如傳苟完不求山磐水嬉習氣未瘳豈以

吾好而俾民憂穎尾甚清湖曲孔幽風有翠幄雨有赤油匪舟匪車亦可相攸民曰公來庶幾無愁乎

和子瞻次韻陶淵明停雲詩

并引

丁丑十月海道風雨儋雷郵傳不通子瞻兄和陶淵明停雲四章以致相思之意轍亦次韻以報

雲跨南溟南北一雨瞻望匪遙檻穽斯阻夢往從之引手相撫笑

言未半捨我不佇晚稻欲登白露霄濛人飲嘉平漿酒如江

雷人以十

月臘祭凡三日飲酒作樂

我獨何爲觀成于窗此心了然來無所從欣然而笑

是無枯榮手足相依所鍾則情情忘意消神凝不征可以安身可

以長生跋扈飛揚誰匪南柯運歷相尋憂喜雜和我游其外所享則多削迹拔木其如予何

和子瞻次韻陶淵明勸農詩

并引

子瞻和淵明勸農詩六章哀憺耳之不耕予居海康農亦甚惰其耕者多閩人也然其民甘於魚鰕蟹蝦故蔬果不毓冬溫不雪衣被吉貝故藝麻而不績生蠶而不織羅紈布帛仰於四方之負販工習於鄙朴故用器不作醫奪於巫鬼故方術不治子居之半年凡羈旅之所急求皆不獲故亦和此篇以告其窮庶或有勸焉

我遷海康實編于民少而躬耕老復其真乘流得坎不問所因願
以所知施及斯人我行四方稻麥黍稷果蔬蒲荷百種咸植糞漑
耘耔乃後有穡爾獨何爲開口而食掇拾于川搜捕于陸俯鞠婦
子仰見昭穆聞乘其媮載未逐逐計無百年謀止信宿我歸無時
視汝長久孰爲沮溺風雨相耦築室東臯取足南畝后稷爲烈夫
豈一手斲木陶土器則不匱績麻纁衣則可冀藥餌具前病安
得至坐而告窮相視徒愧莫爲之先冥不謂鄙一夫前行百夫具
履以爲不信出視同軌期爾十年風變而美

沐老圖贊

老聃新沐晞髮于庭其心泊然若遺其形夫子與回見之而驚入而問之強使自名曰豈有他哉夫人皆然惟役於人而喪其天其人苟亡其天則全四支百骸孰爲吾纏死生終始孰爲吾遷彼赫赫者將爲吾溫肅肅者將爲吾寒一溫一寒交而萬物生焉物皆賴之而况吾身乎溫爲吾和寒爲吾堅忽乎不知而更千萬年葆光志之夫非養生之根乎

香城順長老眞贊

并引

長老順公昔居圓通從先子遊數日耳頃予謫高安特以先契訪予再三子嘗問道于公以搐鼻爲答予卽以偈謝之曰搐鼻

徑參真面目掉頭不受別鉗鎚公領之紹聖元年予再謫高安
而公化去已逾年矣其門人以遺像示予焚香稽首而贊之曰
與訥皆行與璉皆處於南得法爲南長子成就緇白可名爲老慈
愍黑闇可名爲姥我初不識以先子故訪我高安示搐鼻語再來
不見作禮縑素向也無來今亦奚去

自寫真贊

心是道士身是農夫悞入廊廟還居里閭秋稼登場社酒盈壺頽
然一醉終日如愚

六祖卓錫泉銘

并引

六祖初住曹溪卓錫泉湧清涼滑甘贍足大眾逮今數百年矣
或時小竭則眾汲于山下今長老辯公住山四歲泉日湧溢眾
嗟異之聞之作銘曰

祖師無心心外無學有來叩者雲湧泉落問何從來初無所從若
有從處來則有窮初住南華眾集須水水性融會豈有無理引錫
指石寒泉自冽眾渴得飲如我說法云何至今有溢有枯泉無溢
枯蓋其人乎辯來四年泉水洋洋烹煮濯漑飲及牛羊手不病汲
肩不病負匏勺瓦盂莫知其故我不求水水則許我訊于祖師其
亦可哉

代李樵臥帳頌

并引

子瞻在黃日以臥帳遺李樵以頌問曰問李巖老何心居此愛
護鐵牛障闌佛子樵不能答紹聖二年九月訪予高安戲代答
之

鐵牛正臥佛子正渴奪我與爾是天人業爲我害爾是地獄業安
臥此間我爾休歇茲大寶帳爲降魔設

夢齋頌

并引

曇秀上人遊行無定予兄子瞻作夢齋二字名其所至居室爲
作頌曰

法身充滿處處皆一幻身虛妄所至非實我觀世人生非實中以
寤爲正以寐爲夢忽寐所遇執寤所遭積執成堅如邱山高若見
法身寤寐皆非知其皆非寤寐無非遨遊四方齋則不遷南北東
西法身本然

抱一頌

并引

道士朱元經舊居光州彭城曹九章演甫少年過光元經謁之
演甫曰聞君未嘗求人今求我何故元經曰君後自當知之後
若干年演甫知光州復見元經元經知黃白術演甫每問之元
經不答曰有抱一法君不問我問此何用演甫在光而元經蛻

去演甫爲治後事此元經昔見演甫之意也崇寧甲申歲予閑居潁川演甫之子煥爲我道此因采道書中語作抱一頌此非獨道家事乃瞿曇正法也

真人告我晝夜念一行一坐一眠一食一子若念一一亦念子子不念一一則去子子若得一萬事皆畢饑而念一一與子糧渴而念一一與子漿寒而念一一與子裳病而念一一與子方鬪而念一一與子兵念一之至至於忘一忘一之至與一爲一與一爲一入火不然入水不溺是謂念一

樂城後集卷之五

終